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王国维词学与 学缘研究（上）

彭玉平 著

 中华书局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王国维词学与 学缘研究（上）

彭玉平 著



中华书局

序 一

吴承学

彭玉平教授新著《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将付梓，问序于余。我对王国维与词学皆非专门之家，不敢轻置一辞，但我想谈谈与此书及作者的因缘际会所闻所感，聊助读者之兴。

大约在十年前，我读了玉平一篇研究王国维《人间词话》的论文，我素知他倾心词学，以为这只是他研究晚清词学偶尔及之，不以为意。后来有次茶聚，他很郑重地跟我说，拟用若干年时间集中研究王国维词学，我听了依然不以为意。据我所知，对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研究早已是近代文学批评中的显学，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汗牛充栋了，此中还有叠床架屋或标新立异之作。他完全可以自开一境地，何必要在这个已经被过度开发的领域花费精力呢？

数年之后，许多重要学术刊物密集而持续地刊发了他的王国维研究论文。而每一论出，往往令人刮目，在王国维及词学研究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我从而体会到，学术研究的推进未有止境，“显学”并非不可挑战，一旦有勤敏的学者沉潜其间，或可发现竟然有宝藏未被开掘过，甚至未受关注过。在外行人看来，王国维研究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玉平从中竟能不断发现柳暗花明之境。十年过去了，他把这些论文整合为专著，我拜读一通，深有感慨：他在王国维研究上，可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且有后出转精之妙。其中的功力与艰辛，岂容易道哉？

我总以为，学术研究必以文献为基础，或以新材料生发新问题，或从原有文献读出新问题来，这可以说是铁门槛。玉平之治学原先注意理论建构，新世纪以来，明显有所变化，这便是非常重视原始文献的发掘和整理。他对陈廷焯及《白雨斋词话》的研究就是在发现新文献基础上提出新看法的。

当然，最集中反映其学术研究转向的还是王国维词学研究。他以文献的发现和梳理切入为研究起点：曾到王国维的故乡浙江海宁去寻访其留下的历史印迹；亦曾前往国家图书馆，借阅观摩王国维的诸种手稿，寻找一种与静安晤对的感觉，并将王国维遗留在手稿上的修订、圈点、标注都一一抄录下来。他曾在王国维的《壬癸集》中偶然见到王国维给清末大儒沈曾植的七封手札，而诸种《王国维全集》均未收录……这种种看似妙手偶得，其实是辛苦访书的合理回报，而此后的种种体悟发见，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

学术研究首要在识力，文献只是基础。对于原有史料的细心研读，从而得出新的见解，往往最见学者之功力。玉平之可贵，主要不在于他的功夫，而在于其识力和卓见。他善于发掘出一些常见文献所蕴含的学术价值，如《静庵藏书目》对王国维早期诗学观念的影响、《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在王国维词学中的终极意义等问题的发现，都是“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例子。《人间词话》的文本有手稿本、《国粹学报》本和《盛京时报》本三种版本。玉平指出，王国维1915年在《盛京时报》发表31则本《人间词话》，从时间来看，《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代表了王国维词学的终极形态。这个版本此前已为学术界所知，但基本没有引起注意，更无一篇专门研究的文章。而玉平发现，王国维不仅在这个版本中缩减了论词条目，更重要的是调整了理论指向：在《国粹学报》本中带有西学话语色彩的条目，基本上被删除。比如王国维这段话：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这段几乎所有的文学批评史研究者所赞赏引用的话，居然最后被王国维删弃不用；此外，还有优美与宏壮、理想家与写实家、主观与客观等条目也都被删略。这确是令人意外又引人深思的。按玉平的解释，这种删弃直接而且强烈地表现了王国维“去西方化”的理论意识。此前研究王国维词学的学者，

多强调他受到西学的影响，玉平通过考察《人间词话》的版本变化，考察西学对王国维思想影响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指出后期王国维出现了“去西方化”的转型。王国维作为最早将西学引入中国传统词论者，最终又将之删略，不欲存其痕迹，确是有一种丰富意味和启迪意义的。又如，学界多认为王国维早年钻研西方哲学、美学理论，喜欢康德、叔本华、尼采三位大哲，他正是以西学来反观中国的诗词批评，故而才有了古今独绝的《人间词话》。但在玉平看来，王国维的思想底蕴实际上并未跳脱中国古典美学的传统，《人间词话》纵使言及西方文学概念如主观诗、客观诗等，也只是一种借鉴和化用，王国维其实是停留在中西哲学美学的会通之处。玉平的结论是，中国古典诗学才是王国维词学的主要源头，西学只是以话语的方式点缀其中、佐证其说而已。玉平以实证的方式把王国维放在那个时代语境之中，由此入手，勾勒出王国维早期文学观念的形成过程，调整对王国维词学的认知格局，展现出一个更为丰富复杂而有变化的王国维。

读到这里，引发我的遐想：《人间词话》的手稿本、《国粹学报》本和《盛京时报》本三种版本代表王国维不同时期的词学思想。按理说，《盛京时报》本为王国维晚年所删定的版本，代表他最终定型的词学思想，但为什么反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阐释呢？这确是一种有趣的现象。我曾经提出过，中国文学批评上有一种集体认同，即集体对客观事实有选择性的接受。集体认同的结果与其说是一种事实，不如说是某时代与多数人的观念趋向。集体认同的力量极大，甚至超出作者本人的意愿。按我的理解，《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虽然是一种众所周知的客观存在，却不是多数读者与学者所接受所喜欢的“终极形态”。无论王国维如何删略，多数读者总是固执地把“意境”说与“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优美与宏壮”、“理想家与写实家”、“主观与客观”融为一体。王国维之所删，敌不过读者之所赏。这就是一种集体的认同。在我看来，读者激赏王国维的“意境”说正在玉平所说的“中西哲学美学的会通之处”，而不是“去西方化”回到纯粹的传统词论。王国维《人间词话》接受史正说明：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在本土理论与西方理论的关系上，存在非常复杂的关系。像王国维这种先知先觉者，先是引进西学，然后欲登岸舍筏、过河拆桥，消解西学痕迹，无奈桥就筏成，方便大众，遂广被接受而不可弃离。由此可见，“去西方化”并不是

一厢情愿的事，这是令人深思的。

本书分为文学观念、词学本原、词学接受与学术因缘四部分，就我本人而言，对学缘部分更感兴趣。王国维的学缘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史意义的新命题。本书通过十个案，比较全面地考察了王国维的学术因缘，对其文学、词学、学术思想的源流做了勘察分析。其中如龚自珍、沈曾植、罗振玉、罗振常、梁启超、陈寅恪、胡适与王国维的全面学缘关系分析，应是本书首次全面论及。陈寅恪虽然未涉词学，但他与王国维在文史互证的方法上、文体观念上颇有承传之迹，也同样值得关注。读到王国维与梁启超、胡适、陈寅恪等学者相知相敬相重相推的故事，竟令人深思久之，引发无限羡慕和向往之情。

说到学缘，我自然想起与玉平的同门之谊。我们先后在复旦大学求学，师从王运熙先生。1996年他到中山大学工作，自此成为同事。在学生眼中，他是兼具风度和深度、魅力和实力的老师。在我看来，他是那种天分很高又很用功的学者。他对于学术研究可以说是痴迷的，写作时几乎将一切都置之度外，可以连续好几天不下楼。他书房里的桌上、地上堆满书，要踮着脚尖才能进得去，还不许家人收拾整齐。写论文时，却能乱中取胜，信手找到需要的书籍。我和玉平出于同门，但我比他痴长近十岁，性格也迥乎不同，不过，在对学术的敬畏与追求上可谓莫逆于心。师兄弟间切磋互补便成为生活中重要而有趣的部分。平时奇文共赏，相析疑义，读书有得，共享欢愉。每一文初成，则请对方挑剔摘瑕，持论甚严，出语甚直，彼此从不以为忤。读书之余，品茗饮酒，互相调侃笑谑。也常结伴山水之间，得浴沂咏归之乐。曾二度同游雪域，尼洋河畔的夭夭桃花，珠峰本营的皑皑白雪，留下几许欢言笑语。犹记布达拉宫广场，一群少年欢聚，我们也戏摹其狂态，两掌互抵，然后乘势一跃，双脚向后踢起。同行友人匍身抢拍，我们俩一起飞身跨越布宫的“雄姿”便成定格。

玉平到中山大学工作，转眼已近二十载。来时还是玉树临风的翩翩少俊，如今已知天命，而我已近耳顺之年了。我和他常感叹岁月流逝之速，惕然而惧。曹丕曾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我

们常互相砥砺，以为学术虽非经国之大业，然亦可为不朽之盛事。真正学人之所追求，非求田问舍之利，非予夺生杀之势，也不在一时之荣名，唯在于名山事业耳。这也是近二十年，我们常常议论的话题。

我以为，对于玉平而言，名山事业是可以期待的。经过多年的潜心努力，他的王国维研究已获得学界的普遍赞誉，被视为近年该领域的代表性成果。其《人间词话疏证》一书，先后被中华书局收入“中国文学研究典籍丛刊”和“中华国学文库”，可视为能“自传于后”之著作了。而他在这本新著中投注更多的心血，寄寓更多的思想，我对它自然有更高的期待。

甲午冬日

于康乐园郁文堂

序 二

姜 楠

结识玉平兄，是从他笔下的王国维开始的。

2008 年底，我从北方的瑟瑟寒冬飞抵广州，瞬间便被融融春意所包围。有时候缘分的开启只需要一个眼神，因为那一眼看到的温暖，我从此喜欢上了广州这个城市。

拜访玉平兄是此行的主要事项之一。

记得是那天午后敲响了玉平兄工作室的门。因为此前已经有数面之缘，但也实在说不上熟悉，所以见面是礼节性的寒暄，寒暄之后泡茶，是很简陋的纸杯，但，热气腾腾。玉平兄递过茶杯，顺手从桌上堆积如山的书刊中很准确地抽出一本杂志来递给我：“这是刚刚发表的关于王国维的一篇文章，请你指正。”我接过来，一眼定格在那篇文章的标题上：《关于〈殷虚书契考释〉的一桩公案》。

我本来以为那个午后只是简单的礼节性拜访，此前我虽早已知道玉平兄对王国维研究颇有心得，大名如雷贯耳，但丝毫没有料到会这么快就切入主题，而且我更不会料到礼节性的下午茶时光会和学术产生真正的联系，因此我略觉得有点诧异。当然，我也不会傻到当有人“谦虚”地“请你指正”的时候，是他真的认为自己的作品需要“指正”，在“请你指正”背后，应该是作者满满的自信——玉平兄当然是谦逊的，唯其谦逊，才能始终保持对学术的敬畏与信仰；但他更拥有自信，因为如果不是他自己认为满意的作品，他应该不会轻易示人并请人“指正”。

但在那个午后的初次“正式”会面中，我对玉平兄的了解还没有后来那么充分。于是我当时还真的抱了一点“指正”的心态认真去读那篇文章：因为大概不少文学研究者的想法都曾经和我一样。研究王国维？以王国维的

名气，历来研究他的著作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大概不算夸张，其中也不乏名流大家，那么，王国维还能留下多少空间让人研究出新花样来？

《关于〈殷虚书契考释〉的一桩公案》，平心而论，这是一个显得有些枯燥的标题，我对“枯燥”的学术向来怀有敬畏之心，但在那个温暖的午后，我没有理由拒绝。于是我静静地读完那篇不算太短的学术论文——我居然一口气读完了，没有我原本想当然的“枯燥”。一桩有关著作署名权的公案，本来似乎只是一个简单的是与否的问题，但经过玉平兄的娓娓道来，在大量的文献、史实背后，我看到的是学者的清醒与睿智。还原历史的真相，是一个看上去容易却往往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因为多数人习惯于服从权威的意见，直到习惯成为一种惰性。但玉平兄显然不仅从大量似是而非的“意见”中力图拨开迷雾，还原历史的真相，也力图在呈现作为一个学者的本来面目：求真。

我就这样走进了玉平兄笔下的王国维世界。而且从此我不再怀疑，对王国维的太多误解和模糊概念其实一直都在等着这样的一位勤奋而敏锐的学者来慢慢厘清。

时间过得很快，屈指算来，那个温暖的下午茶时光距今已经七个年头了。而从那个午后开始，我注意到玉平兄关于王国维的一篇篇论文陆续发表，几次学术会议中他提交的也大多是关于王国维的论文，每一篇都极有分量，或于旧文献中有新发现，或于新文献中求得了历史真相，获得的反响也极其热烈。直到学术界提到当今王国维的研究者，“彭玉平”就成为了不能绕开的一个名字，虽然其实他的研究领域一直并不仅仅限于王国维。

可能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会：总喜欢在研究者和他们的研究对象之间寻找相似之处。在结识玉平兄最初的那些日子里，我也一直不能免俗地试图在他与王国维之间寻找共同之处。譬如我说对李白很有研究兴趣，别人大约也会认为我应该也是可以斗酒诗百篇的豪迈个性，但事实往往不然。

玉平兄多年沉浸于王国维的世界中，他对王国维的感情是毋庸置疑的，我曾在一篇访谈文字中读到他的这样一段话：“我曾经呆然出神地凝视着颐和园里碧波荡漾的昆明湖水，也几度徘徊在夕阳映照下身影斑驳的鱼藻轩前久久不愿离去，想象着1927年6月2日那个令人揪心的上午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我甚至在颐和园门口还莫名地想起了那个一直在等候王国维出来等得有些心焦的35号黄包车夫。面对此时此景，我的内心总澎湃着无以言说

的悲凉。”

读这样的文字，我总会产生刹那的静默，我的眼前仿佛也出现了颐和园里平静的昆明湖水，和久久守候在湖边的那位学者。而那位学者，满心里都是1927年6月2日的那个上午。

读这样的文字，我还会产生无言的感动。仿佛多年前，当我读到太史公的那段话：“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那时，我曾有过类似的感动。

那份日久生情的惺惺相惜，那份穿越时空的灵魂祭奠，曾在太史公与屈原之间产生过，如今，玉平兄与王国维之间又何尝不是这一类的情愫？

与玉平兄交流学术体会，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笨鸟先飞嘛。”有时也会换一种说法：“笨人下笨功夫嘛。”两者意思当然是一样的。但实际上，玉平兄不仅一点都不“笨”，他在生活中还被朋友视为“智多星”；而且在学术上，如果不是拥有一双充满睿智的慧眼，他不可能在一个陈熟的研究对象中发现那么多新鲜的内容和值得充分挖掘的领域。因此，“笨鸟先飞”这个词在他的语境中绝对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谦虚，我更愿意将之理解为一种学术态度。如果转换成书面文字，那就是“沉潜含玩”的苦功夫。笨人下笨功夫比较容易理解，但聪明敏锐如玉平兄，仍然愿意抖落身外的繁华，数十年如一日在斗室之中安静读书、安静作文。就好比是一位佳人，风华绝代却依然愿意幽居在空谷，这样的选择背后其实是一种强大的自信，而且正因为自信，才会对自己要求更苛刻。我想，这样一种“幽居”沉潜的态度，应该是深契王国维之精神的。毕竟，真正的佳人，终究不会被埋没。玉平兄的成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是否也是玉平兄引用王国维所说的“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的另类证明？

别人看到的是成果的丰硕，然而对玉平兄而言，这不过是多年沉潜之后的厚积薄发而已。

诚然，在寻找玉平兄和王国维共同之处的过程中不乏令人欣喜的发现，但我最终还是明白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王国维似乎是天生的哲学家，“体素羸弱，性复忧郁”注定要将他带上哲人之思的道路，直接面对宇宙的深广浩淼，背负人生的苦难，正如同《人间词话》对李后主的评价，王氏也俨然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而玉平兄既不羸弱，也

不忧郁，他的笑声永远是阳光灿烂的，充满了健康的感染力，因此我私心里总觉得，他并非天生只能做一个学者。如果他愿意重新选择，他或许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体育记者，或许可以成为一名大有作为的政界要员，甚至或许可以成为一名拥有众多粉丝的歌手……但这一切“或许”都不再成为可能，因为数十年如一日的沉浸，注定了他会成为一名杰出的学者。王国维或是天生的学人，而玉平兄，则是后天养成的学人，是极聪明却又肯下极笨功夫的学人。

艰苦，并快乐着；付出，并收获着；“幽居”，却并不寂寞。我相信这是玉平兄学术生涯的常态。

我通读过王国维的《人间词》，尽管王氏在词学理论上不遗余力推崇真性情，但我以为他自己的词作，还是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哲人之词的烙印；我也有幸拜读过玉平兄的词，那是一种充满灵性的文字，字里行间洋溢着“总是去，宛然闲访雪。总是去，淡然闲对月”的旖旎情致。学术的严谨与灵性的自在，居然如此和谐完美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若王国维有知，定然也会欣羡玉平兄的那份执着、那份悠然吧？

玉平兄的专著《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入选2014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即将在中华书局出版。这应该是近年来玉平兄发表和出版的一系列高水平论文、著作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曾有学界朋友称这是彭玉平教授学术研究的“井喷”时期，他获得的各种荣誉亦随之而来，然而以我对玉平兄的了解，他人生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开始。

我一直相信，在学术的道路上，无论玉平兄走得有多远，他一定会在每一个路口回顾来时的道路，感受这一路的美丽风景，并且，不忘初心。

当这部厚实的著作打印稿放上我的书桌时，寒风瑟瑟的冬天已经再一次降临在我所居住的北方城市。我注意到，在书稿第五编《学术因缘论》（下）的第二章，即是《关于〈殷虚书契考释〉的一桩公案》一文。当目光再次停留在这个熟悉的标题上，我的眼前，仿佛还氤氲着七年前广州那个温暖冬天的午后，以及装在简陋纸杯里的那一杯热茶。

七年了，如果不是玉平兄如此丰厚的研究成果摆在我面前，我还以为，时间不曾流动。

2014年11月18日

目 录

序 一	吴承学 (1)
序 二	姜 楠 (7)
导 论 王国维词学研究的困境、转境与进境	(1)

第一编 文学观念论

第一章 从 1903 到 1907：王国维的哲学研究与文艺思想的形成	(45)
一、引论：年度递嬗中的哲学与文学	(45)
二、1903 年：从哲学、教育学到美育 ——纯文学观念的奠基	(47)
三、1904 年：中西思想化合之下的“无欲之境界” 说及“境界”话语的活跃	(49)
四、1905 年：文学与政治的疏离及其独立之意义	(57)
五、1906 年：文学与哲学的离合关系以及文学观念 体系的初步构建	(62)
六、1907 年：“文学”地位的擢拔及文学 “意境”说之形成	(72)
七、从哲学深处与现实困境中走出的文学观念	(85)
第二章 王国维的哲学、宗教观念与“人生”诗学	(89)

一、体素羸弱，性复忧郁——走向哲学	(89)
二、人生的苦痛与解脱：纠葛在哲学与宗教之间	(91)
三、王国维的宗教情怀	(96)
四、哲学与宗教视野下的“人生”诗学	(102)
第三章 《静庵藏书目》与王国维诗学渊源	(109)
一、《静庵藏书目》的分类及编订时间	(109)
二、《静庵藏书目》的藏书来源：家藏、自购、获赠、手抄	(111)
三、《静庵藏书目》与王国维早期学术之渊源	(116)
四、消隐在《静庵藏书目》之外的西洋哲学等书目	(120)
五、读书理念与读书之道	(123)
六、融入书卷中的魂魄	(126)
第四章 《文学小言》与王国维早期文学观念	(129)
一、引论：从《教育偶感》到《文学小言》	(129)
二、文学的本质与原质	(132)
三、文学的审美标准及其意义	(136)
四、以文体升降看文学盛衰	(138)
五、《文学小言》在王国维文学思想中的基石地位	(141)
附录：关于王国维拟撰的《文学通论》一书	(142)
第五章 王国维词学与诗学之关系	
——兼论晚清“诗话”对“词话”的介入方式及其学术意义 ...	(147)
一、诗话与词话	(147)
二、诗体与词体	(154)
三、诗境与词境	(160)
四、诗人与词人	(165)
五、诗学与词学	(167)

第二编 词学本原论

第一章 王国维语境中的“人间”	(175)
一、对《人间词》甲乙稿、《静安诗稿》中“人间”	
一词的基本考察	(175)
二、从“人间”一词到“人间先生”	(179)
三、“人间”一词意蕴考索	(184)
第二章 词学文献目录学：《词录》	(197)
一、《词录》之谜	(197)
二、吴昌绶《宋金元词集见存卷目》与王国维《词录》	(202)
三、《词录》中散存的词体观念与词学思想	(209)
四、罗振常对《词录》的补正	(213)
五、《词录》与《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	
《人间词话》之关系	(217)
六、词学学科建立的文献学基础	(223)
第三章 《人间词话》手稿本论	(225)
一、手稿的基本情况	(225)
二、手稿的撰述时间	(227)
三、手稿的流传与保存	(231)
四、手稿本的标序和圈识	(234)
五、手稿的修订	(245)
六、从手稿本的征引文献看其词学渊源	(253)
七、手稿的结构形态	(262)
八、境界说及其范畴体系在手稿中的理论进程	(267)
第四章 《人间词话》重编本论	(275)
一、《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的再次发现与刊布	(276)

二、重编本对手稿本、初刊本的合并、修订和增补	(279)
三、从重编本对初刊本的删减看其“去西方化”倾向	(284)
四、王国维词学与曲学之关系	(291)
第五章 “境界”论	(301)
一、王国维的早期著译与“境界”之语源	(301)
二、境界说与《人间词话》之语境	(305)
三、境界说与王国维自道的诗学渊源	(312)
第六章 “三种境界”论	(317)
一、从“三种阶级”到“三种境界”	(317)
二、原引词词心词境考索	(319)
三、以词学肇基础，为人文立境界	(321)
四、三种境界：王国维如是说	(327)
五、古人之境界与我之境界	(330)
第七章 “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论	(335)
一、不断调整中的两境学说	(335)
二、两境的情感取向与情感类型	(338)
三、艺术直观与两境之转换	(344)
四、两境的中西哲学、美学思想渊源	(350)
五、两境划分的局限	(353)
第八章 “隔与不隔”论	(355)
一、三种文本中的“隔与不隔”之说	(355)
二、隔与不隔的四种结构形态	(361)
三、从虚实关系到不隔而深的审美理想	(367)
四、隔与不隔的语言特征	(370)
五、人格天才与经典观念	(375)
六、隔与不隔说提出的历史背景	(379)

第九章 《人间词》、《履霜词》抄本论	(381)
一、抄本《人间词》的被“发现”与编选缘起	(381)
二、关于抄本《人间词》眉端的“删”、“选” 等字及若干批注	(385)
三、抄本《履霜词》与《人间词》及《观堂集林》 中“长短句”之关系	(389)
四、“苕华”、“何草”之意与《履霜词》压卷词作之隐喻	(395)
五、“精骑自立”中的“忧生忧世”之心	(402)
第十章 王国维词论之一：《庄子》精神	(405)
一、《庄子》与王国维的思想底蕴	(405)
二、“人间”诗词中的《庄子》念想	(406)
三、从庄子的“空境界”到王国维的“换过境界”	(412)
第十一章 王国维词论之二：人生哲学	(415)
一、从朱祖谋对王国维词的评价说起	(415)
二、忧生忧世与普遍人生之悲悯情怀	(416)
三、“开词家未有之境”与王国维眼中的“人间”	(419)
四、普泛性哲学之思与“自然神妙”的艺术形态	(424)
第十二章 王国维词论之三：政治隐喻	(427)
一、王国维的“忧世”说与诗歌观念	(427)
二、《人间词》、《履霜词》与《苕华词》： 从侧重哲学之思到彰显政治意蕴	(431)
三、悯时、忧民与伤己：王国维词中的政治隐喻	(432)
四、政治纬度与王国维文学之精神	(437)

第三编 词学接受论

第一章 一个文本的战争：《人间词话》文本的删订与增补	(443)
----------------------------------	-------

一、从手稿本到重编本：王国维生前的三次删订	(443)
二、从赵万里到佛雏：词学界的七次增补	(446)
三、删改与增补：一场力量并不均衡的拉锯战	(453)
第二章 从文本疏通到价值认同：三四十年代《人间词话》的传播	(459)
一、标点、辑佚、笺注、评点、讲疏、研究	(459)
二、总体价值定位与著述性质认同	(466)
三、关于经典的普及与导引	(471)
第三章 解说与辩难：三四十年代《人间词话》的范畴研究	(473)
一、境界：渊源与内涵	(473)
二、隔与不隔：显隐关系与结构观念	(480)
三、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动静关系与中西视域	(484)
四、从批评中走向经典	(488)
第四章 走向经典：俞平伯与《人间词话》	(491)
一、由俞平伯《重印人间词话序》看到的	(491)
二、俞平伯对《人间词话》的后续评论	(494)
三、关于“国维记”的辨疑	(498)
四、陈乃乾及其朴社与俞平伯标点本《人间词话》之关系	(501)
五、朴社本《人间词话》的学术影响	(502)
第五章 蒲葑《人间词话补笺》论	(505)
一、蒲葑“补笺”与靳德峻“原笺”之关系	(505)
二、补笺的补苴罅漏	(507)
三、补笺的“话之中又有话”	(509)
四、关于蒲葑补笺时间的一点考辩	(514)
第六章 许文雨《人间词话讲疏》论	(517)
一、许文雨与《人间词话》	(517)